

〈鹿港普渡謠〉所隱含的多層面價值

劉淑爾*

摘 要

中元普渡，是重要的歲時節慶之一，〈鹿港普渡謠〉則是一首道地的鹿港民間歌謠，內容詳細記載了昔日鹿港中元普渡祭拜時，整個農曆七月至八月初時的每日情況。做為瞭解昔日的鹿港、鹿港人，這首來自民間的〈鹿港普渡謠〉，在一句說一日的歌裡行間，即浮現出昔日鹿港的光影，光影裡有著鹿港的人群、廟宇及街市……，也有著鹿港人的思維、習性及風俗，而本文的探討目的，便是在還原這些隱含於歌謠中所呈現的多層面價值。

關鍵詞：民間文學、歌謠、歲時節慶、鹿港、中元普渡

*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。

Multiple Metaphor Values of the Folk Song “Lu-Gang Pu-Du”

Liu Shu-Erh^{*}

Abstract

Chung-Yuen Pu-Du is one important festival of the year old season celebrates. The folk song “Lu-Gang Pu-Du” is a genuine ballad in Lu-Gang. It presents the state of worship affairs in Lu-Gang on the 7th full moon in a lunar year (from July to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in lunar calendar). People, temples, streets, thinking and customs in Lu-Gang are described between the lines of the folk song.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be the diverse values in the folk song.

Key words: folk literature, folk song, festivals, Lu-Gang Pu-Du, Chung-Yuen Pu-Du

^{*} Associate Professor, Foundational Education Center, National Chin-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.

〈鹿港普渡謠〉所隱含的多層面價值

劉淑爾

壹、前言

歲時節慶活動，是一般大眾皆會參與的活動。熱鬧的歲時節慶活動，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：一個區域大眾之人與人、人與社會、人與鬼神以及人與自然萬物的種種關係。因而，從歲時節慶的活動中，我們便能對一地的風俗民情及人事物有更深刻的認知與瞭解。而有關歲時節慶的歌謠與諺語，它來自廣大群眾的共創，並且在歲月的沉澱中被大多數的群眾所接納與保留，因此，也就能成為瞭解風俗民情的重要憑藉。所以，當我們再回過頭來，以歌謠諺語為考察對象的時候，我們也能看到這些廣大群眾的身影與思維。當我在蒐集與檢視——有關中彰民間文學中與歲時節慶相關的歌謠與諺語時，在《彰化縣民間文學集》的第6、11與14冊中，都發現了這一首〈鹿港普渡謠〉¹。其內容如下：

初一放水燈 初二普王宮 初三米市街 初四文武廟 初五城隍宮
 初六土城 初七七娘媽生 初八新宮 初九興化媽祖宮 初十港底
 十一菜園 十二龍山寺 十三金盛巷² 十四飢鬼埕 十五舊宮
 十六東石 十七郭厝 十八營盤地 十九公館後³ 二十後寮街⁴
 廿一後車路 廿二船仔頭 廿三街尾 廿四宮後 廿五許厝埔
 廿六牛墟頭 廿七安平鎮 廿八泊仔寮⁵ 廿九泉州街⁶ 三十龜粿店

¹ 〈鹿港普渡謠〉有的亦稱為〈鹿港普渡歌〉，實際上不管是歌或謠，都是後來的人外加的，它是一首民間歌謠，原本只有歌謠內容，並無歌謠題目。歌謠內容在《彰化縣民間文學集》第6冊，頁166-171；第11冊，頁132-136；第14冊，頁40-45，皆被蒐集在其中。上述文本所用，是以第14冊為藍本。

² 另一說法為：十三衙門。

³ 另一說法為：十九杉行街。

⁴ 另一說法為：二十後寮仔。

⁵ 其它說法為：廿八箔仔寮、廿八蠔仔寮。

⁶ 另一說法為：廿九通港普。

初一豬砧 初二米粉寮 初三乞食寮 初四乞丐食無⁷

〈鹿港普渡謠〉是我所看過的民間歌謠中，描寫某一特定地區之某一特定歲時節慶，最為清楚而詳盡的民間歌謠。它令我想起了晚明作家張岱所寫的〈揚州清明⁸〉，文中言：「揚州清明，城中男女畢出，家家展墓；雖家有數墓，日必展之。故輕車駿馬，簫鼓畫船，轉摺再三，……平山堂一帶，靚粧藻野，袿服縵川。」張岱在這篇小品文中，以清新流利之筆，有聲有色地把 17 世紀揚州人清明掃墓那種熱鬧情形，描寫得十分鮮活，文中同時也透露出當時吳越民風的奢靡。所以，幾百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仍能透過這篇小品文去想像 17 世紀的揚州與揚州人。

當我看到這首〈鹿港普渡謠〉時，我就不禁要贊歎——畢竟是「一府二鹿三艋舺」。鹿港不僅有繁華的過往，它也曾經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。所以，廣大的群眾，竟可以結合眾人的智慧與創造，為自己的家鄉、家鄉的節慶、家鄉的繁華，留下了可供後人想像的憑藉。

如上所述，這首歌謠，在胡萬川教授所主持的彰化民間文學之田野調查，便已多次被採錄，所以，在《彰化民間文學集》中多次出現。不僅如此，它也被收錄在《鹿港鎮誌——藝文篇》⁹及《鹿港鎮誌——宗教篇¹⁰》中；並且也被放在「彰化縣鹿港鎮戶政事務所」之「鹿港風情」的網頁上。而在鹿港文化人前輩葉榮鐘先生，其所寫的〈記鹿港中元的民俗¹¹〉一文中也提到了這首歌謠。而每年約在暑假的檔期，在「鹿港民俗文物館」所展出的中元普渡系列的文物中，〈鹿港普渡謠〉一定是主角之一。由此可見，鹿港人對它的重視。這引發了我探究這首歌謠的念頭，主要有下列幾個面向：歌謠產生的機緣是什麼？歌謠中所出現的場域代表什麼意義？生活在這首歌謠裡的人們又如何？歌謠中所呈現之民間信仰的狀態為何？而歌謠中所呈現的普渡文化特點又是什麼？……

其實，歌謠的本身，對我的這些疑問，也提供了相當寶貴的線索。而本文的論述，也將依上述幾個面向的問題與重點而開展。

貳、歌謠產生與流傳的背景

晚明的張岱，在寫〈揚州清明〉時，是將揚州的風俗節慶當成是一種欣賞的對象，以如同觀察大自然的眼光，去觀察揚州清明時節的人事，並以文人的生花妙筆，成就了

⁷ 其它說法：有直接省略此句，或說「初四乞丐食無餅」。

⁸ 張岱，〈揚州清明〉，《陶庵夢憶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9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影印《粵雅堂叢書》第二函），卷 5，頁 9-10。

⁹ 戴瑞坤，〈鹿港鎮誌——藝文篇〉（彰化：鹿港鎮公所，民國 89 年 6 月），頁 36-43。

¹⁰ 許雪姬，〈鹿港鎮誌——宗教篇〉（彰化：鹿港鎮公所，民國 89 年 6 月），頁 265。

¹¹ 葉榮鐘，〈記鹿港中元的民俗〉《半壁書齋隨筆》下（台中：晨星出版社，民國 89 年 12 月），頁 69-75。

這篇傑出的小品文。而彰化先民們所創的這首〈鹿港普渡謠〉，便顯得相對的質樸無華，雖然沒有文人令人驚豔的文采，但卻更流露出常民的生活氣息。

從歌謠的內容我們可以發現：除了「初一放水燈、初七七娘媽生、初四（八月）乞食無餚」之外，其餘皆是日期加上場域¹²。在外地人看來，如果與那首也與數字有關的閩南語念謠：「一的炒米香，二的炒韭菜，三的嗆嗆滾，四的炒米粉……」兩相比較的話，這首〈鹿港普渡謠〉並不那麼有趣，而且要將它記起來，也有相當的困難度。但據鹿港耆老丁玉書先生在其〈憶起鹿港普渡〉¹³一文中提到：「凡是鹿港人，誰都會念出『鹿港普渡謠』。」而王康壽先生的〈鹿港七月普渡歌與老地名淺釋〉一文中也提到：「早年這首歌謠民眾均能朗朗上口，也成為鹿港人的認證象徵。據說古昔鹿港子弟赤手空拳到台北生活打拼，如果經營不善落魄時，想要向旅北鄉親要一點盤纏返回鹿港家鄉，前往請託時，經常會被要求背誦這首『普渡歌』，以確定是鹿港人，能如願獲得鄉親的支助返鄉。」¹⁴所以，早年鹿港人，是幾乎人人都會念誦這一首〈鹿港普渡謠〉了。看來無論男女老少，在地的鹿港人都能記住這首有關於中元節慶的歌謠。那麼，先決條件一定是歌中所述內容，是與鹿港人的生活是相應和的。因此，歌謠最初產生的緣由，應是在於幫助記憶——將哪一天會在這裡舉行普渡牢牢記住。

由此可見，歌謠的生活實用性，似乎遠勝於歌謠的文學娛樂性。小孩記住這首歌謠，他便可以知道今天哪裡有廟會，他可以去哪裡看戲、看熱鬧；親友記住這首歌謠，在沒有電話的年代裡，「吃拜拜」的聯誼活動便不會搞錯時間、跑錯地方；小販記住這首歌謠，便可以清楚地知道，他今天應該去哪裡販賣；神職及陣頭人員記住這首歌謠，他便會更清楚地知道，什麼時候他該去哪裡做法事或出陣頭；甚至於連乞丐記住它，都會幫助他知道，今天應該去哪裡乞討才會大豐收。……這是屬於他們的節慶、他們的休閒，也是他們的生活。在相當程度上，歌謠反映了鹿港人的生活，而鹿港人也生活在歌謠裡。所以，這首歌謠，便在這樣賦有實際需求的時空背景下，被創造並且流傳了下來。

所以，中元普渡這個歲時節慶，是令所有的鹿港人都期待的，而且，它也是可以期待的——在相當長的歲月裡，它應是年復一年穩定地舉行，並且這項歲時節慶的舉行，是很讓鹿港人引以為傲的。陳一仁〈鹿港民間信仰雜談〉一文中引用施讓甫先生的詩：「瓜秋朔旦鬼門開 日演梨園幾十臺 三十日間輪遍遍 自誇普渡冠全臺¹⁵」詩中便流露出鹿港人對中元普渡的重視及自豪。因為，要這樣一整個月裡整個城鎮日日都有普渡拜拜，除了是習俗使然之外，實際上還需要有堅強的經濟能力作為後盾，才能支撐這種「冠全

¹² 對於這些場域的詮釋，除了各冊收錄此歌謠的《彰化縣民間文學集》，每一講述者會有一些解釋。另外，丁玉書〈憶起鹿港普渡〉、王康壽〈鹿港七月普渡歌與老地名淺釋〉及《鹿港鎮誌——藝文篇》亦都有提及，可以做參照與比對分析。

¹³ 丁玉書，〈憶起鹿港普渡〉，《彰化文獻》第六期（民國94年3月），頁116。

¹⁴ 王康壽，〈鹿港七月普渡歌與老地名淺釋〉，《彰化文獻》第六期（民國94年3月），頁144。

¹⁵ 陳一仁，〈鹿港民間信仰雜談〉，《彰化文獻》第四期（民國91年8月），頁118。

臺」的普渡開銷。

鹿港的輝煌時期，據《鹿港鎮誌》：「從清康熙二十三年（西元一六八四年）到道光二十二年（西元一八四二年），前後一百五十八年間，是台灣文化史中之『鹿港期』。此期間，鹿港乃台灣經濟、文化之重心，亦是人文薈萃之地方。因之，孕育多采多姿之民間文化¹⁶。」普渡是重要的歲時節慶，當然也是鹿港重要的民間文化之一。所以，鹿港整個七月日日有普渡的運作模式，應在這一時期已非常成熟。因此，總的來說，鹿港七月日日有普渡的情形，其歷史必定非常悠久。而在這麼長久的歲月中，這樣的普渡年復一年的舉行，那麼，在地的鹿港人，幾乎都會背誦這首有點難度的〈鹿港普渡謠〉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
其後，雖然因為政經因素，鹿港的普渡情形有了改變——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日本政府獎勵節約，統一規定農曆七月十五日，即中元節那一天同時舉行¹⁷。」臺灣光復後，鹿港又恢復了農曆七月日日有普渡的情形，但於民國 42 年，政府為了提倡節約，改善民間祭典習俗，公佈了「改善民俗綱要¹⁸」，綱要內容中，務須執行遵守的第 1 條內容便是：「農曆七月普渡：統一規定於七月十五日舉行一次。」從反向思考，一定是當時全臺各地，在農曆七月的普渡，並不是在七月十五日那一天統一舉行，可能每天都有不同的地方舉行普渡，所以才要公佈這種規定。而鹿港這個單一城鎮，竟然一整個月就日日都有普渡，實在是不符合「禁止迎神賽會¹⁹」的原則，也違背了「勵行戰時生活，配合反攻大陸²⁰」的生活要求。因此，鹿港應該是當時政府眼中一個極須改進的城鎮吧。本省各地，中元普渡的時間，確實因為政府所強勢主導的這項民俗改進綱要，漸漸變成統一於七月十五日舉行，而鹿港七月日日有普渡的情況，也受到了影響。

歲時節慶的舉行方式，大都積習已久，如果社會生活的型態與經濟能力許可，歲時節慶的舉行通常會得到支撐，常民的生活習性，不會簡單地因為某一個「改善綱要」就徹底改變。然而，鹿港港口功能的喪失，使鹿港走向衰微，甚至逼迫鹿港人轉業，乃至出外謀生，造成鹿港城鎮之社群結構的改變，再加上進入工商社會後，由於社會生產型態的巨大改變，才使得原有之歲時節慶的舉行方式，得不到原有的支撐，這才是普渡情形改變的重要原因。

雖然時空環境變遷、生活步調今非昔比，許多鹿港鎮民，已不再像從前一樣——各街巷輪普。但經筆者實際訪察，至少歌裡所出現的宮廟，現在仍遵循歌中所述的日子舉行廟普，而宮廟附近的許多人家，有的也會跟著附近的廟舉行廟普的那一天，到廟裡跟

¹⁶ 戴瑞坤，《鹿港鎮誌——藝文篇》，頁 35。

¹⁷ 丁玉書，〈憶起鹿港普渡〉，頁 116。

¹⁸ 《臺灣省政府公報》春季第 4 期（民國 42 年 1 月 5 日），頁 38-39。

¹⁹ 《臺灣省政府公報》春季第 30 期（民國 42 年 2 月 4 日），頁 373「改善民俗綱要」之「宣傳標語」。

²⁰ 《臺灣省政府公報》春季第 30 期，頁 373。

著一起舉行普渡、或是在自家門口進行普渡拜拜，而不是在農曆七月十五日那一天進行。這顯示：〈鹿港普渡謠〉的流傳，依舊展現了它是傳統主流的地位，因為它仍影響著當地的宮廟——如果能有選擇權、如果政府不強勢干涉，這些宮廟仍會選擇遵循傳統，而非政府的規定或改善綱要。

〈鹿港普渡謠〉誕生於鹿港的繁華中，鹿港人也曾在長久的歲月裡，生活於歌謠中人鬼共歡的七月。而〈鹿港普渡謠〉的流傳，寫下了鹿港曾有的輝煌，也記錄了鹿港七月普渡的民俗傳統。當現實的生活，已不是歌謠中所述的那樣，卻仍然有相當的鹿港人喜愛這首歌謠，那麼，這就顯示：許多鹿港人對自己往昔的節慶風俗是認同的、懷念的、甚至是以它為傲的。

參、歌謠之場域所隱含的意義

歌謠的場域，有許多是很具有地理意義的。例如：「初十港底、廿二船仔頭、廿八泊仔寮」——港底，是鹿仔港最內面的船錨地；船仔頭，是船隻入港靠岸集中區；泊仔寮，為竹筏集中宿泊的地區（另說為箔仔寮，是盛產箔仔這種蟹類的海灘；或說是靠海邊的蚵仔寮）。這些都顯現了昔日的鹿港，來自於海洋的地理優勢，而當這些地方，在鹿港的現實地理中無法呈現時，也就是鹿港的海洋時代趨於沒落的時刻。除了地理意義之外，有些則是具有歷史意義的。例如：「十三衙門」、「十八營盤地」，便讓我們知道鹿港是曾有衙門及軍營重地的過往歷史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許多的場域是很具有經濟意義的。例如：「初三米市街」，顧名思義這是一條作米生意的街道；而「十九杉行街」，則這條街道必定杉行林立，這讓我們看到，起碼這兩項行業，在鹿港的盛世時期是集結成市的，而且是一種固定的市集型態，類似我們現在的婚紗街、服飾街等概念。這種經濟型態，與張岱〈揚州清明〉裡所說的「隨有貨郎，路傍擺設骨董古玩，并小兒器具。」的趕集式經濟型態是不相同的。而「十一菜園」，則顯現出這個區域農民居多，所以鹿港不是只有靠海為生，「米市」與「菜園」都呈現出鹿港的農業經濟線索。

另外，有許多場域則是具有社群結構的顯示意義。「廿九泉州街」中，便隱含著泉州籍人氏在鹿港的優佔地位。而事實上，鹿港確實是以泉州人居多。李豐楙〈鹿港施姓道壇與泉籍聚落²¹〉中這樣寫道：

鹿港位屬彰化平原的海岸地帶，在乾嘉年間移民遷入之後，歷經長期的墾拓發展，呈現典型的泉州籍族群聚居的社會。中間經過台灣不同族群的分籍械鬥等情況，到清領末期既已出現穩定的泉籍優佔區的局面。根據台灣總督府調查課於昭和元

²¹ 李豐楙，〈鹿港施姓道壇與泉籍聚落〉，《臺灣文獻》第52卷第2期（民國90年6月），頁17。

年（一九二六）所作的統計資料《台灣漢籍民族鄉貫別調查》：當時鹿港全鎮泉籍人士高佔總人口數的九九.三%，其中施、黃、許三大姓就佔了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，其中又以施姓最多。

農曆七月，在鹿港日日有普渡的情形，實際上與鹿港人絕大多數是泉籍後裔，有最直接而密切的關係。因為七月每日輪流做普渡，一直是泉州的重要傳統。「清代泉州城區被分為三十六鋪，道光年間被增二鋪，一共為三十八鋪，每鋪之下分設若干境。每個鋪、境都建有宮廟，奉祀擋境神。擋境神，就是保護整個鋪境的神的意思。因此，民眾是將對擋境神的奉祀視為整個鋪境的公共性事務的²²。」又「傳統時代裡，『鋪境』內的民眾或是有著血緣關係的族親，或是有著地緣關係的彼此熟悉的街坊鄰居²³。」在昔日的泉州，七月被稱為鬼月，泉州人便是以鋪境為單位，在七月進行輪流普渡，而且是家家戶戶皆參與，因為這是他們的「公共性事務」，也是他們重要的習俗傳統。在外地的泉州人，每到七月都得趕回來做普渡，其重要性並不亞於過年。這種傳統習俗，一直都延續著，直到文革期間，才遭到禁止，但改革開放後，泉州農曆七、八月普渡的盛況，很快的便又再度呈現——「泉州每年七、八月份的『普度』，糜費的金錢據說可建三座泉州大橋。²⁴」

鹿港鎮有這麼多數的泉籍後裔，其社群結構在生活型態與傳統習俗上，必定有許多泉州老家的縮影。「昔日移民社會的居住形態，具相同血緣、地緣、祖籍或有共同利益關係的移民常聚居一處，形成一個封閉小聚落，鹿港稱為『角頭』。角頭內一般會有神明會或廟宇作為居民的信仰中心²⁵。」而鹿港即是一個多「角頭」的城鎮，七月的普渡祭拜，也是以「角頭」及角頭的廟宇為中心，流輪進行，這與昔日泉州是以「鋪境」為中心的情形，是一種相仿的移植。

除了「廿九泉州街」外，與社群有關的還有「十七郭厝」、「廿五許厝埔」，可以從歌謠中略知一些姓氏人口的分佈情況。如果又將鹿港諺語「施黃許，刺查某²⁶。」一起合起來看，就更清楚哪些姓氏人口，在鹿港擁有較大的影響力。

〈鹿港普渡謠〉的每一句，都是一個日期加上一個場域。〈鹿港七月普渡歌與老地名淺釋〉一文繪製了一張地圖²⁷，將鹿港古時普渡的地區與現今的地圖結合，依照日期順序，標出所出現的場域。依據場域出現的情形，我們可以知道，舊時鹿港的普渡，不是

²² 范正義，〈社會轉型與民間信仰變遷——泉州個案研究〉《世界宗教研究》（2010年第1期），頁115。

²³ 范正義，〈社會轉型與民間信仰變遷——泉州個案研究〉，頁115。

²⁴ 范正義，〈當代泉州民間信仰的演變趨勢〉《龍岩學院學報》第24卷增刊1（2006年7月），頁120。

²⁵ 陳一仁，〈鹿港民間信仰雜談〉，頁102。

²⁶ 《彰化縣民間文學集》第21冊，頁2。

²⁷ 王康壽，〈鹿港七月普渡歌與老地名淺釋〉，頁145。

從街頭普到街尾，也不是從南邊普到北邊，普渡活動的舉行，大致是城鎮的南北場域，呈現輪流交替普渡的情形。這種南北交替、街頭街尾互動的情形，是讓整個鹿港城鎮，一整個月都持續著熱鬧氛圍的最好方式。這比起從街頭普到街尾，會導致街頭一天比一天越來越不熱鬧的情形產生；或是反向而行，會讓街尾一天比一天越來越清冷亦然。這種南北交替的方式，確實有著鹿港人的智慧——它在熱鬧中，隱含著社群結構勢力均衡的意義，同時也很能展現出盛世時期全港皆富的意象。

另外，還有一個最令我感到興趣的場域，是「十四飶（餓）鬼埕」。閩南語「飶鬼」是貪吃的意思，那麼「飶鬼埕」必然時常聚集一些被認為是貪吃、看起來貪吃、或真的是貪吃的人。而鹿港諺語中又有一句這麼說：「鹿港人，虯擱儉枵（飶）鬼擱雜唸²⁸。」意思是說：鹿港人小氣又勤儉，貪吃又愛啐啐唸。那麼，這諺語所形容的典型鹿港人，在「飶鬼埕」便很容易找到了。

昔日「飶鬼埕」在城隍廟的對面，其前為小市場，又因位於碼頭區，到處攤販聚集，靠漁鹽為生的苦力、船員、甚至是江湖藝人，都會常在這兒吃東西。不管是打魚的漁民、船貨搬運工，或是曬鹽、運鹽的鹽民，都是相當耗體力的「苦力」型工作，因此食量也就很大。葉榮鐘先生在其〈鹽灘滄桑²⁹〉中便提到鹽民食量之宏大，常使城裡人吃驚，他們吃飯的「大海碗」大約是一般飯碗的十倍。試想這些人在下工之後，飢腸轆轆地來到小吃攤前吃東西，那種大口吃食、一碗接一碗的樣態，看起來便一定是十足的「貪吃鬼」，而各個攤前又都充斥著這種人，所以這個地方也就被戲稱為「飶鬼埕」。然而，相對於他們工作的吃重，這樣的吃法，或是說這樣的食量，其實只是符合他們的身體基本需求而已。

通常我們總是說「好吃懶做」，要不然便是「省吃節用」，但鹿港人卻是「虯擱儉枵鬼擱雜唸」，若相對於前面那兩句話，那鹿港人的性格便似乎顯得矛盾。「儉」顯現出鹿港人的安分守己，然而可能因為太過「儉」而產生吝嗇之氣，所以便被認為是「虯」，這是可以接受的，但這樣安分守己、甚而有點吝嗇之氣的人竟然「枵鬼」（貪吃），就令人覺得突兀了，而這樣貪吃的人，又常會為著什麼小事就啐啐唸，也頗令人好奇。可是當你知道這些貪吃鬼，是那些絕大部分靠「苦力」維生的鹿港基層百姓，那我們就會瞭解道他們的「貪吃」有理，甚而可以想像他們的吃相還帶有點豪氣。而這些「苦力」型的基層百姓，他們的所得來自他們辛苦的汗水，若看到什麼讓他們感到不平或不愉快的事，不吐不快的情形大概就跟他們流汗一樣的平常吧！

由上可見，歌謠中的場域，因每一名詞都有它的因緣或來由，所以也就隱含著各種寶貴的意義。若能仔細觀察，確實能為我們提供在地理、歷史、社群結構、民間信仰……等各方面的重要線索。

²⁸ 《彰化縣民間文學集》第 21 冊，頁 6。

²⁹ 葉榮鐘，〈鹽灘滄桑〉《半壁書齋隨筆》下（台中：晨星出版社，民國 89 年 12 月），頁 85-90。

肆、歌謠裡的民間信仰

廟宇是居民的信仰中心，因此，廟宇可說是民間信仰最具體的指標。廟宇的種類、廟宇數量的多寡、廟宇香火的興衰，都與廟宇之所在的人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「傳統社會裡，民眾通過神祇的崇拜而聯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，也就是說，民間信仰不僅是信徒個人的信仰，它還牽涉到村落社區的群體利益，是信徒的公共性事務³⁰。」所以，透過廟宇，我們不僅能對一地的民間信仰有所瞭解，同時，也能對這一地的居民社群有所認知。七月普渡是全鹿港的盛事，鹿港的廟宇很多，能出現在〈鹿港普渡謠〉中的廟宇，必然在鹿港有著重要的代表性。

〈鹿港普渡謠〉中，其場域與宮廟有關的有七處，包含——初二普王宮、初四文武廟、初五城隍宮、初八新宮、初九興化媽祖宮、十二龍山寺、十五舊宮。初二普王宮，王宮所在即現今的鹿港老人會館，廟之全名為萬春宮，內奉祀蘇府王爺。初四文武廟，文武廟為鹿港最早之社學。文廟祭祀文昌帝君，武廟祭祀武聖關公。初五城隍宮，又稱鰲亭宮。前殿主神為城隍爺，兩旁陪祀有謝必安（七爺）及范無救（八爺）。初八新宮，新宮是指新祖宮，為台灣唯一勅建之媽祖廟。初九興化媽祖宮，興化宮正名為興安宮，除澎湖媽祖宮外，是台灣本島的開基媽祖宮之一，是大陸福建興化人士來台聚居鹿港捐資興建，希望興化人海上平安而定名為興安宮。十二龍山寺，據稱為全台最早之佛寺。正殿主神為觀音佛祖，並配有十八尊者、龍王尊者、境主公、註生娘娘等；後殿主神為阿彌陀佛，並配有藥師佛及地藏王菩薩。十五舊宮，是指天后宮，即今之媽祖廟。廟中所拜為湄洲天上聖母媽祖，據稱原奉於福建莆田縣湄洲賢良港天后宮內，係湄洲祖廟六尊開基媽之一。

《彰化縣志》卷五祀典志中記載：

臺雖僻處海外，其祀典豈或殊哉？設學官以祀先聖先師所以報教育人才之本，使四民知所矜式。設文祠以祀文昌帝君，設武廟以祀關聖帝君，陸地則城隍有祀，海洋則天后有祀。功德在民，聲靈赫濯矣。……若彼琳宮、寶剎，僧嚴、佛觀，習俗相沿，遽難變革，亦姑聽愚民之自為。孔子云；「敬而遠之」以專務乎民義，可謂智矣。其斯為聖人之教乎。志祀典³¹。

而在〈鹿港普渡謠〉所出現的七個宮廟中，有三個是祭祀天后的媽祖廟，顯現媽祖信仰在鹿港的根深蒂固及普遍性。誠如縣志中所述「海洋則天后有祀」，傳統媽祖信仰中所顯現的重海洋精神，也同時透露了鹿港這個城鎮——發跡自海洋與港口的開發特色。

³⁰ 范正義，〈社會轉型與民間信仰變遷——泉州個案研究〉，頁 114。

³¹ 周璽，《彰化縣志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（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）（民國 51 年 11 月），頁 151。

普渡在鹿港雖日日皆有，而七月十五，也就是道教所稱的中元節那一天，則是整個月的普渡活動中最隆重而高潮的日子，而那天的普渡祭拜，便在上述的三個媽祖廟之一的「舊宮」舉行。又由此可見，天后宮在鹿港百姓心中所佔有的崇高地位。

除了媽祖信仰之外，在《彰化縣志》中所述及的「設文祠以祀文昌帝君，設武廟以祀關聖帝君，陸地則城隍有祀。」亦出現在歌謠中的「初四文武廟」及「初五城隍宮」。而歌謠中的「初二普王宮」及「十二龍山寺」，一為王爺廟、一為佛寺，則是屬於縣志上所說的「若彼琳宮、寶剎，僧巖、佛觀，習俗相沿」之類的廟宇。昔日鹿港，是個商業貿易繁榮的港都；今日的鹿港，則是一個以古蹟聞名的小鎮。而古蹟中又以廟宇佔多數。歌謠中所呈現的廟宇，只是較具代表性的廟宇，便有相當不同的種類，由此可以窺見，鹿港民間信仰的多元特性。

就如上個單元所述，鹿港的移民絕大多數來自泉州，而泉州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及歷史發展，本身便是一個多元宗教文化並存的特殊之地，對各種不同的宗教或信仰，有著較大的開放性及包容性。泉州先民飄洋過海來到鹿港後，也把泉州多元的宗教信仰帶到了鹿港，成就了今日鹿港多廟宇古蹟的特色，而這樣的特色，我們在〈鹿港普渡謠〉中則看到了端倪。

伍、歌謠中的普渡文化特點

〈鹿港普渡謠〉的內容，每一句幾乎都是一個日期加上一個場域的結合，只有少數例外，而第一個例外，就產生在歌謠的第一句：「初一放水燈」。依據〈憶起鹿港普渡〉所述：

往昔從初一起進入普渡期，地藏王廟卯時天亮就開啓廟前一向終年關閉之北門，這項儀式稱為打開鬼門關，將眾鬼魂放出覓食。泉郊為首的八郊（郊是商業公會之稱），……各郊大燈各由紅色甲吹（樂器）引導，郊首（爐主）各捧水燈，遊行各街角落，最後行至大炭頭。水燈點火放入港內海水中，水燈順港溝流出外海招水魂，此儀式俗稱放水燈。……

地藏王廟的大埕上，有來自各方的大戲（包括有亂談、九甲、四平戲班）、及布袋戲，現場免費演戲，供各角頭人士欣賞，順便接洽各角頭接著要普渡之戲路³²。

就上述鹿港耆老的憶述，那麼在農曆七月初一時，普渡的重頭戲是落在「地藏王廟」，因為各項儀式及接洽事宜，都是在地藏王廟開始及進行。按照邏輯，〈鹿港普渡謠〉的第

³² 丁玉書，〈憶起鹿港普渡〉，頁 116-117。

一句應該是「初一地藏王廟」，那麼就會跟其它句一樣——都是一個日期加上一個場域。但是，任何一個版本的〈鹿港普渡謠〉，都沒有任何例外，全部都是「初一放水燈」。這顯示：鹿港普渡的進行模式中，從它的草創至成熟期中，「初一放水燈」應該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儀式；或者說，在往昔鹿港人傳統的思維中，初一放水燈的這個行動，比這一天的普渡是在哪裡進行的，是更為重要的事。

「放水燈」主要的作用，是藉著水燈聚集並接引水中的孤魂野鬼，希望水中的孤魂野鬼到陸上來享用祭品，藉此以安撫孤魂、祈求平安，以免他們作祟，危害渡海或討海的人們。在當今臺灣各地的中元祭中，仍以「放水燈」聞名的，便是基隆的中元祭³³，而基隆則是至今仍以港口為城市運作中心的城市。

鹿港的繁華，可以說是來自海洋，跟它的地名一樣，鹿港以「港」起家。鹿港曾經是一個重要的港都，海洋、港口，賜給了鹿港興盛與繁華，當然，鹿港的許多子民，也就必須要在海浪翻騰的危險中討生活。又由於台灣每年都有颱風，葬身於海上的機率實際上是很高的。所以，安撫水靈，祈求海上平安，必定是鹿港人所特別重視的。〈鹿港普渡謠〉的內容從「初一放水燈」開始，這除了顯示鹿港曾為重要港都的痕跡外，同時也顯現了往昔鹿港人重海洋的文化特點。而這種重海洋的普渡文化特點，與上述重海洋的媽祖信仰，也是相互吻合的。

然而，港口的淤塞，也讓鹿港的海洋文化趨於沒落，葉榮鐘先生這樣說到：「那時電燈還未普遍，街面少有路燈，更談不到水銀燈。但是一到七月初一，滿街燈火輝煌，氣象一新，小孩子們尤其高興。普渡歌的節目，初一放水燈，我們年少時期卻未曾見過，這可能是盛時的節目，衰頹以後就不舉行了³⁴。」葉先生誕生於1900年，所以其實可以確定的是——在民國初年，鹿港的普渡，七月初一便已不再放水燈，放水燈的輝煌、放水燈的痕跡，便只留存在這首〈鹿港普渡謠〉的歌裡行間了。然而，又因為這首歌謠的保存，這幾年又有了一點變化。筆者曾親自詢問鹿港民俗文物館副館長施雲軒先生，他告訴我：「近幾年，因民俗文物與文化的保存意識抬頭，七月初一鹿港又開始會放水燈。但也只是象徵性的放一些，並沒有什麼很盛大的場面。」

《彰化縣志》卷九的風俗志中記載：

七月初一至三十日，俗尚普度，即佛家盂蘭會也。比邱登壇說法，設食以祭無祀孤魂，曰普施。凡寺廟皆有普施。先期一夜，燃放水燈，絃歌喧雜，火燭輝煌，

³³ 「清代及日治時期的基隆中元普度活動一般是農曆7月24日迎斗燈、25日放水燈、26日普度，但戰後因政府統一規定全省普度日期為農曆7月15日，故基隆中元普度活動時間改為農曆7月13日迎斗燈、14日放水燈、15日普度，而放水燈前均有水燈及花車（陣頭）遊行市街的活動。」（吳惠芳，〈基隆中元祭裡的主普壇〉，《東華人文學報》第十五期（2009年7月），頁223。

³⁴ 葉榮鐘，〈記鹿港中元的民俗〉，頁70。

照耀如晝，街巷聚眾祭祀，曰童子普。唱戲曰壓醮³⁵。

就上述內容而言，七月普渡實濫觴於佛家的盂蘭盆會，而其重要精神便是「普施」，普施的對象便是那些無祀的孤魂，但臺灣人稱這些孤魂為「好兄弟」。在農曆七月，大肆殺雞宰鴨，設立香案，普施這些好兄弟，希望能招待他們飽食一番，真是將「四海之內皆兄弟」的精神推及到幽冥界。而「舉行普渡的用意，不僅是請好兄弟吃大拜拜，希望他們安安份份，莫在人間到處騷擾，最主要是藉著普渡祭拜的機會，代向閻王求情，請閻王慈悲為懷，能够儘量讓他們投胎轉世早日脫離鬼域，回到陽間重新做『人』，故普渡是一樁極富『人情味』的事啊³⁶！」就這個面向而言，普渡是一種「民胞物與」之精神的發揚，人們是以「鬼飢己飢，鬼溺己溺」的心情，為這些幽冥界的「好兄弟」，舉辦一場盛大的嘉年華會。

鹿港是一個開發極早的城鎮，早期的漢族先民胼手胝足，冒犯瘴癘、與番爭鬥，加上颱風、洪水、天災，客死異鄉或死於非命者為數頗眾，這些都是鹿港民間大眾義不容辭，認為需要特別追悼超渡的，這應該是普渡在鹿港特別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。所以，在鹿港人看來，七月的日日普渡，一點都不迷信，也一點都不浪費。因為，這只是他們「博愛」精神的一種發揚。而這種日日普渡的舉行方式，不僅無祀的「好兄弟」得到了大大的「普施」，連無家無炊的乞丐們，也得到了最溫暖而豐碩的「普施」。

〈鹿港普渡謠〉中的另一個例外，是在最後一句「初四（八月）乞丐食無」。從反向思維，那麼在八月初四之前，一整個多月，乞丐是日日飽食的。不僅日日飽食，甚至還有多餘，多到可以「初三（八月）乞丐寮」，意思也就是說——八月初三，乞丐們會在乞丐寮這個地方進行普渡。這大概也是別的地方的丐幫所無法辦到的。

「直到如今，中元禮俗……融合儒家、佛教、道教的理念於一爐，慎終追遠是謂『孝』，普渡沈淪是謂『仁』，這就是禮俗文化最典型具體的精神所在³⁷。」鹿港七月的日日普渡，在鹿港人對「好兄弟」、甚至對丐幫兄弟的慷慨與博愛中，展現了鹿港人以「仁」為本的禮俗文化精神。

陸、結論

在歌謠產生背景的探究中，我們更清楚地知道鹿港繁華的過往；而在歌謠的流傳與保存中，我們也更清楚地瞭解到鹿港中元普渡的傳統。而〈鹿港普渡謠〉中所呈現的每一個場域，也提供了我們去瞭解鹿港各個不同層面的憑藉——包含地理、歷史、經濟、

³⁵ 周璽，《彰化縣志》，頁 287。

³⁶ 台灣人民俗編輯小組，《台灣人民俗（第二冊）歲時節令 傳統行業》（台北：橋宏書局，民國 89 年元月），頁 148。

³⁷ 黃有志，《社會變遷與傳統禮俗》（台北：幼獅文化事業公司，民國 84 年 4 月），頁 170。

社群、信仰、文化……等多層面的探究。

透過〈鹿港普渡謠〉，從「港底、船仔頭、泊仔寮」，我們知道鹿港的發跡起於港口優勢的地理意義，而當這些場域，在現實的地圖中消失時，我們也知道了鹿港走向衰頹的地理變化；從「米市街、菜園、杉行街」，我們窺見了當時鹿港經濟發展的一些概況；而「郭厝、許厝埔、泉州街」，則訴說了鹿港社群結構的一些線索；「普王宮、文武廟、城隍宮、新宮、興化媽祖宮、龍山寺、舊宮」，則呈現了鹿港之多元民間信仰的特色；而更多其它的場域，也隱含著鹿港各個不同方面的文化特色。

這首〈鹿港普渡謠〉是在鹿港流傳久遠的道地民間歌謠，是樸實而深具生命力的民間文學作品。它不僅貼近鹿港的廣大群眾，更深入鹿港傳統民俗，呈現鹿港昔日繁榮時期之歲時節慶的生活面貌。就作為研究一個區域的憑藉而言，正因它來自民間而顯得道地與真切，更值得我們去探究其更深層與多面的特色及價值。

引用書目

一、專書

- 林松源，《彰化縣民間文學集》第 11 冊（彰化：彰化縣立文化中心，民國 88 年 9 月），頁 132-136。
- 林松源，《彰化縣民間文學集》第 14 冊（彰化：彰化縣立文化中心，民國 88 年 9 月），頁 40-45。
- 周璽，《彰化縣志》（南投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，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，民國 51 年 11 月），頁 151。
- 胡萬川，《彰化縣民間文學集》第 6 冊（彰化：彰化縣立文化中心，民國 84 年 7 月），頁 166-171。
- 陳益源，《彰化縣民間文學集》第 21 冊（彰化：彰化縣文化局，民國 93 年 11 月），頁 2、6。
- 張岱，〈揚州清明〉，《陶庵夢憶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9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影印《粵雅堂叢書》第二函），卷 5，頁 9-10。
- 許雪姬，《鹿港鎮誌——宗教篇》（彰化：鹿港鎮公所，89 年 6 月），頁 265。
- 葉榮鐘，〈記鹿港中元的民俗〉《半壁書齋隨筆》下（台中：晨星出版社，民國 89 年 12 月），頁 69-75。
- 葉榮鐘，〈鹽灘滄桑〉《半壁書齋隨筆》下（台中：晨星出版社，民國 89 年 12 月）頁 85-90。
- 黃有志，《社會變遷與傳統禮俗》（台北：幼獅文化事業公司，84 年 4 月），頁 170。
- 戴瑞坤，《鹿港鎮誌——藝文篇》（彰化：鹿港鎮公所，89 年 6 月），頁 35-43。
- 台灣人民俗編輯小組，《台灣人民俗（第二冊） 歲時節令 傳統行業》（台北：橋宏書

局，民國 89 年元月)，頁 148。

《臺灣省政府公報》春季第 4 期（民國 42 年 1 月 5 日），頁 38-39。

《臺灣省政府公報》春季第 30 期（民國 42 年 2 月 4 日），頁 373。

二、期刊論文

丁玉書，〈憶起鹿港普渡〉，《彰化文獻》第六期（民國 94 年 3 月），頁 115-142。

王康壽，〈鹿港七月普渡歌與老地名淺釋〉，《彰化文獻》第六期（民國 94 年 3 月），頁 143-148。

李豐楙，〈鹿港施姓道壇與泉籍聚落〉，《臺灣文獻》第 52 卷第 2 期（民國 90 年 6 月），頁 17。

吳惠芳，〈基隆中元祭裡的主普壇〉，《東華人文學報》第十五期（2009 年 7 月），頁 223。

范正義，〈社會轉型與民間信仰變遷——泉州個案研究〉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（2010 年第 1 期），頁 115。

范正義，〈當代泉州民間信仰的演變趨勢〉，《龍岩學院學報》第 24 卷增刊 1（2006 年 7 月），頁 120。

陳一仁，〈鹿港民間信仰雜談〉，《彰化文獻》第四期（民國 91 年 8 月），頁 101-134。



